



儿时斗草

□王太运

小时候，斗草是端午节必玩的游戏。俩人各捏一根草茎，“十”字形穿插在一起，然后各自往怀里拽，谁的先断掉，谁就算输。不过，狗尾巴和白茅还是太脆，一拉就断，两三根并在一起也拉不了几下，柔性远不如车前草。

这种草顶着毛茸茸的穗子，拉拽的时候常会弄一掌心刺挠的籽粒，和手里的汗黏在一起，抹得脸上、胳膊上都是，像是许多只草蛉在肌肤上爬，痒痒的。于是，我们往往斗着斗着就卸了力道，顾不上输赢地甩开手，一边四下里拨拉草籽，一边嘻嘻地笑。

韧性最好的是牛筋草。我曾经在一道不常过车的辙痕里发现了两丛，指肚捋过草茎时糙糙得刺手，秆子也圆得不规则。我如获至宝，小心地连根刨出来，养在院里的一个破盆里，斗草时就剪上一根，作为秘密武器。果然，这些草很是争气，屡战屡胜，其中的一根还创造了一茎对两茎的辉煌战果。

手里的草都拉断的时候，我们就收拢牛筋草的草头，再掺杂些马唐草或是虎尾草，归置在一起，用来“顶牛”。先在地上间隔米把远

楔两个小木橛，中间离着地面抻把高绷一根细线，让草头分骑在线的两端。然后，两个小伙伴再捡块各自相宜的鹅蛋大小的卵石，一边一个摩擦木橛的顶端。细线随着木橛震荡，牛筋草的草头就会朝前荡去。草穗子顶着一小节茎秆，像是正在跃马挺枪的将军。

“马”到中央，两穗草茎相抵，谁的草头先掉线算谁输。大家挑选的草头大小相似，比的主要是角抵的速度和力度。俩“将军”狭路相逢的关键时刻，两头木橛上的卵石就摩擦得频率更快，也更有力。终于，一方的草头跌落马下，一声不甘的惊讶和一声侥幸的惊呼同时响起，连旁边观战的也跟着一起遗憾地唏嘘，或是兴奋地雀跃。

有时候，这些欢快的喧闹声会惊醒旁边小树林里打盹的布谷鸟，在半空里滑过两声懒懒的轻叹，贴着树梢掠向打麦场边的那株结满黑红果子的桑树去。我们也就欢快地追过去，在收割过的麦茬地辽阔的留白里补几点蹦蹦跳跳的小身影。

玩累歇息的时候，我会掏出从爷爷那里要来的装烟

丝的圆铁盒，到沟里灌满水搁在地面上，用一根草茎把水面分成两半，放粒带壳的燕麦，看那籽粒在水里打滚儿。等麦粒安静地沉下来的时候，看一看麦芒是否有了灵气的指引，弯弯的尖儿对着南方。

有一次，也是仅有一次，天已擦黑儿，和我比赛“指南针”准不准的小伙伴们都走了。我拿出那根草茎，把手里剩下的燕麦粒都扔进了铁盒。不一会儿，我忽然发现，圆形水面上的麦粒竟然排列成了北斗七星的样子。我很是惊奇，猜疑是天上的星阵在铁盒子里的照影。可是，当我看到七根麦芒尖都像被施了魔法般指向南方时，一时间，我似乎被一种神秘、庄重和深邃的力量攫住。

那个傍晚，我静静地坐在田野上，任凭一浪一浪的夏风把我裹挟进夜色的苍茫和虚空中，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感了然于胸，让我对天地自然、草木人间的感悟有种历史书样的厚重感。

田埂上、山坡上、小路边、河湖边，那些正在守候使命的草儿，正在等一双双贪玩的小手，弹一曲相生相依的歌。

返乡种玉米

□秦世江

7月初，下了一场大雨，方言叫“下透了”，即雨水可与土壤深处的湿土连起来了。我接到弟妹的电话，说可以种玉米了。于是，我当天和老伴骑电动车返回乡下。

我的老家位于太行山脚下，地势高，水位低，不怕涝，就怕旱。村里前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打了几眼深井，能抽水灌溉部分田地。

我在乡下开垦了一片荒地，由于地块小，我和老伴准备人工点种。当天晚上，我特意给邻村的连襟马祥孩打电话，让他第二天一早过来帮忙。他又联系了同村好友、我的妹夫张德运一同前来。虽然两个人都过了花甲之年，但依然干着农活。

翌日4时许，我和老伴起床洗涮、吃饭后，趁天凉快些，踏着晨露，闻着鸡啼声来到地里。老伴用锄在前面刨坑，我在后面点种加掩埋。旭日东升时，马祥孩和张德运开着三轮车，带着独腿耒来到地里。他们种地比我和老伴有经验，提出用人拉耒耩地比刨坑要快得多。但是，老伴想让玉米发芽、出土快点，就在前一天晚上把玉米种子用水泡涨了，泡涨过的种子不能用耒耩，耩了也不会发芽。于是，张德运让马祥孩骑车回他家里把自家剩下的玉米种拿来，开始耩。马祥孩在前边用绳子拉耒，张德运在后面扶耒。马祥孩满头白发，因他妻子去世早，他受累大，弓

腰驼背，地道的农村老头。张德运早些年生病，一条腿安装的是假肢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，十分吃力。看到他们吃力的样子，我和老伴既心痛又无奈，唯一的办法是我替他们干一会儿，让他们轮换着休息一下。10时许，玉米种子用完了，地也种完了。去地里时，我带了个大西瓜，大家一起享用起来。张德运牙齿不好，吃得很少，剩余的瓜让他们带回家。

马祥孩是个直性子，说话不拐弯。他问我：“今年这块地麦子收了多少？”我如实回答：“200公斤。”他问我：“你算过账吗？”我说：“算过。去年耕种用机器185元，化肥两袋240元，收割花费50元，合计475元。麦种是老伴在前年麦子里筛选出来的，没有花钱。我和老伴拔了两天草，地里没有打药。今年小麦收购，开始是1公斤2.36元，后来是1公斤2.40元。200公斤值480元。”我在想，若单从经济账算，肯定合不来。若从锻炼身体、常回去加深弟兄们亲情和友邻友情等综合考虑，还是合得来的。他连连摇头，不同意我的说法。“你俩别种地了，都是近80岁的人了，没必要……”他说。

吃了西瓜，我和老伴再三劝说让他们去家里吃饭，但他们开着三轮车径直回家了。

因已过种玉米的最佳时期，秋后有没有收成、收成的好坏均是未知数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尽力了。

新疆那拉丝醇驼奶

活动一：买11桶送1桶

活动二：任意一个驼奶空罐可抵20元

沙棘配方驼乳粉

沙棘配方驼乳粉品鉴价
328元/桶，598元/2桶

有机全脂驼乳粉

有机全脂驼乳粉品鉴价
398元/桶，758元/2桶

N-乙酰神经氨酸
配方驼乳粉
Formula camel milk powder

N-乙酰神经氨酸配方驼乳粉品鉴价
338元/桶，628元/2桶

有活动啦

全脂驼乳粉
特卖价
358元/桶

益生菌配方驼乳粉
特卖价248元/桶

儿童成长配方驼乳粉
特卖价258元/桶

成分（12桶）买，另有惊喜

地址：人民路报业国贸大厦一楼北厅

订购电话（微信）：13839165077

广告